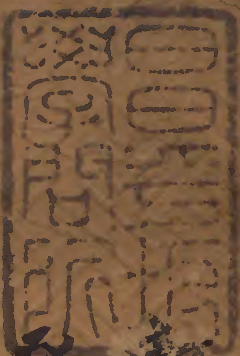


樊川文集 十一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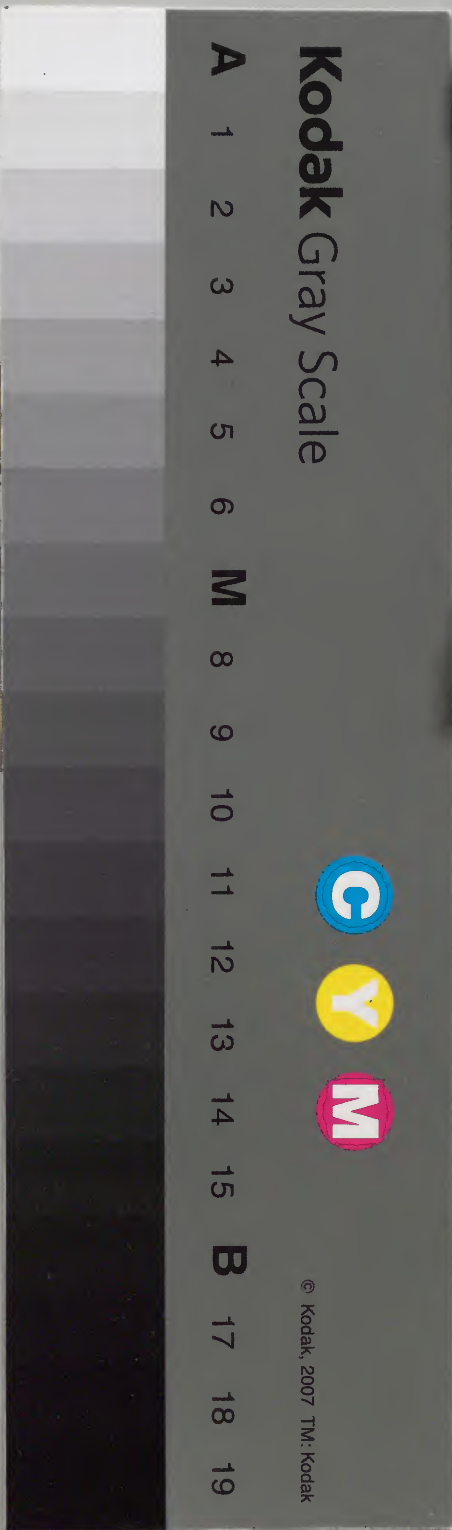
書 系文 表狀 啓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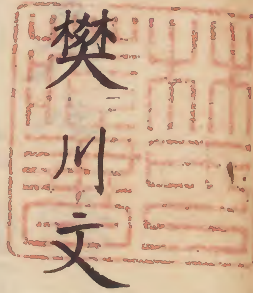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一七五號	七函	大架	大冊
------	--------	----	----	----

漢書類	一〇一七五號	五冊	二函	三冊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75
冊數	5 ( 4 )
函號	313 371







樊川文集第十一



杜牧字牧之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  
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藟藟敢  
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  
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  
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  
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徵諸道兵士上編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淺草文庫



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  
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  
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主  
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  
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  
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  
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  
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  
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  
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

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  
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  
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  
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  
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固取之  
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縣建  
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郟公抱真能窘甲悅走  
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  
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平中使提詔授與本軍  
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



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入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劾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五日。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

又虜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師，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大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諸鎮，俾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紛



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之評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効，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之，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礪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便此實承階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又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



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  
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  
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  
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外關隘多山井可鑿雖  
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塞其口高壁  
深澗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  
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  
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  
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  
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

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  
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  
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  
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  
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寧兩軍  
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宣潤二千弩手由絳  
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  
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堵地狹  
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  
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



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字  
吏部字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  
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  
音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  
燕，慕容偉大破，慕容評於潞川，因遂滅之。  
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西  
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  
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  
多，以其愚見，不言劉楨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

生他患。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  
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  
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  
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難。自古皆  
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  
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  
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



四海德振法東貪廉儒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  
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  
可為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  
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  
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舩兩舩百人五十人下不  
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旅嬰孩不留所  
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  
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  
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  
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

向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  
便有店肆為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為平人三二  
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正可供億  
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  
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  
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  
私茶故賊云以茶墜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即  
人不疑是賊  
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  
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  
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二年十月十九日劫



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肉取一人屠割心腹  
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  
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  
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  
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  
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  
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  
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狴牢充塞四五月後  
炎鬱蒸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  
白殺之則贓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

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  
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  
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  
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  
南土人相為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  
淮介江兵戈之地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  
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  
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只是沿江架船之徒村  
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  
徒盡不能獲為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



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洄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岸紮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為舟楫，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絕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便同發名為一宗是桴鼓之聲，千里相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敢議故劫。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荅曰：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

供百萬口，況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逐，無廟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治江湖賦稅之鄉，絕寇盜劫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



今私茶盡無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  
一利也鄉閭安堵狂行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  
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  
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  
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  
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  
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  
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  
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勅條百二  
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

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  
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  
衷上干明慮莫裨億萬之一無任戰汗惶懼之  
至某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  
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蜷縮魚  
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為  
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縣三齊舊風扼  
天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



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為徒黠奔馬潛出不  
敢迴顧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  
拜于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齎食其使者風波  
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  
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徼  
旁搆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  
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  
或伍相公氣墜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  
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効皇威全滂  
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根節銷磨

頑礪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  
威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  
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  
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  
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  
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  
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  
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是相公



手攜暴虎貧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  
天下之縛祇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  
此校之斯過古人萬、遠矣復自持統大柄開  
張教化外制四夷內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  
弛心迎志釋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秦蝗死災  
去飢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  
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邴吉  
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罔不是倚  
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  
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

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某僻  
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  
強冀蒼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  
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季昔者齊盜坐父  
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  
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  
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與子血絕而已  
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



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  
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  
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  
且而已齊族矣疆土藉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  
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  
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  
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  
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  
富貴古今之人亦將軍止已矣將軍德於國家  
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

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  
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  
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  
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  
與魏交於漳水西不五六月與趙合於河水東  
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過於易水南  
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  
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籌畫攻必巧  
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  
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



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  
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  
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  
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  
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  
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  
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  
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  
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  
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

而止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  
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  
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之近有山東士人  
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  
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紀事暨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又  
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  
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  
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  
何汲之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



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  
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  
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  
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  
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  
下之人曰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  
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  
下萬世烈丈夫念心禱而來者今將軍盡能  
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  
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

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  
帳下死圍急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  
或一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  
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  
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之厚天之校惡滅逆  
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  
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二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  
 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  
 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  
 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  
 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  
 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  
 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  
 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



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  
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  
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  
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  
美周之詩日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  
衝閑之崇墉言之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  
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  
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  
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

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  
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辛長慶兵  
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三悉  
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  
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  
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羗衝關東兵用於  
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  
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  
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  
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



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固竭天下不能滅。樸櫟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之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循。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今得



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舍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驅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

甚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關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關辛關巢關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蔣氏生蔣賈孫叔敖蔣遠啓彊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



屈蕩屈到屈建<sup>子</sup>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  
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  
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  
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  
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邵氏祁氏其先  
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  
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  
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  
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  
弟婦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

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  
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  
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  
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  
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  
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  
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權武后者後突厥  
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  
不可以位與武后韋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



強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  
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  
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  
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  
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  
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  
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  
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侏  
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

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  
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  
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  
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  
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  
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章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  
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  
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  
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



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  
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  
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  
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  
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  
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  
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  
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  
使出朝廷不由兵士

始自撫州徐表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  
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

貞元拔專以行軍副  
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會人為  
職方郎中知制誥  
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  
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以論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  
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  
盡忠剪蔡劇賊於洛師暫下拓來常山質其二  
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  
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  
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  
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  
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  
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



永無愆。故躬道復興。鴻雁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自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昔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首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

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之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輦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之成戚。守



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錄。更不因入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々。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身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為遠官。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々。至今不怠。性顛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

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今者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與人論諫書

某疎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故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恐諫而激亂。生禍者。累々皆



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  
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  
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  
愈多諫改獵者改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  
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  
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  
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  
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  
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

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  
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  
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  
諫而生亂者累之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  
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  
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福也上不說  
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舩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  
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  
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



者  
辰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戎所殺  
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  
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  
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  
語親倖曰叩頭奇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  
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  
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  
疊之繹之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於  
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  
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

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  
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  
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  
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  
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  
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  
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  
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  
閣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  
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



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  
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  
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  
肩筐篋簿書之間治妻子而老身命作為歌詩  
緬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  
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  
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  
某再拜

與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

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  
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  
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  
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  
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急使某無  
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  
歲乞假路由漢上復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  
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恃郎中之知亦  
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  
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復外之為階級遠于尊



重欲望收郵。故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日既  
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  
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  
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  
寫所為文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  
倦。為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為獻。無任慙惶。然  
特為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未知。不勝攀戀。惕懼  
之至。某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二

樊川文集第十三

杜牧字牧之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  
漢。見其去之。沓天。汎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  
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  
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  
受閣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  
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  
與門下後進之士。推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



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壅壘，曲垂  
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絜絜以節業自  
持者，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  
此固然也。非敢苟侮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  
俯仰延過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  
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  
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  
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  
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

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季自古  
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  
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  
詩也。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而  
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伏  
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鐫之益固。使天  
下之人，異日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  
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  
某也於流輩無所知識，策風望光，徒有輸心效



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悖中。為之不已。久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闊略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謏諂。可以進取。知之

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怙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



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  
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輦流間期  
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  
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  
不繆。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  
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  
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  
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  
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

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  
無兵期。軍須。連負譁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強。自  
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  
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  
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  
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  
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  
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  
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



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去輩解釋不足為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稽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筭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

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乃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知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



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既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惰怠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設設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己功也。審己之行，審己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



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  
深。蓋自度無可以為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  
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  
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  
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  
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脩。喧而舉之。爭為知己  
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特時以  
家事一。扞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為  
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  
來。行不益進業。不益脩。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

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藏  
縮。苟免寒飢。為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  
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為世  
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謙享。則亦榮  
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  
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個儻之知。小生  
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為何道。可  
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撫  
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  
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



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  
不為為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  
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  
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  
不特自發明導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  
激發憤懷愧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  
再拜

荅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  
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

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  
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  
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  
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闌  
圍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  
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  
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  
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



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  
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  
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過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  
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  
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  
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  
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  
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  
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鎮太行東塞黎陽  
左京河南指為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  
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  
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  
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  
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  
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況聖主掀擢豪俊考  
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閣取隴城  
緝為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  
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貢



不觀之徒敢自尊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  
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  
揀按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  
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  
成敗者而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胷臆得以  
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  
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  
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  
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某  
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  
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  
豈無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  
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  
士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  
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  
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  
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  
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盡恐逃亡今譬於常



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  
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  
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  
與作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  
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縲取  
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  
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為不法況諸監  
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為奸欺人無語路況土鹽  
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  
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

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  
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  
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  
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奸賊  
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  
淮之大殘為侍郎之陰德以某愚見莫過於斯  
若問於鹽鐵使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  
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衷衷計  
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察愚衷不賜罪  
責某再拜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

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轉差遣雖有點吏不能用情某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塢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需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懷中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申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



績効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  
以為證明。豈敢自述。今為治患於差役不平。詩  
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  
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奸胥貪冒。求取此最  
為甚。某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三

樊川文集第十四

杜牧字牧之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  
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  
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  
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為刺史實守  
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  
祭諸神因為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



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  
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  
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嗜畧跳突千毛萬羽豹  
裂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  
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  
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  
飲順氣宇神苜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  
萬侍女酬以觥觥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  
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  
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

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  
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本  
束近法憲宗怵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  
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傳父子供養嬰兒撫  
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牴而食罔知其故皇  
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旃旒旅五帝坐壇百  
神立坵天廉鬼疑眇嚮捧爵是醮海外天內戎狄  
蠻夷奇服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  
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戒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  
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困畜繁膺大



東南西北限岸盡紀無有頓憚得可不識災害三  
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  
詠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  
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  
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  
羞曰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飢不偷有  
窮有飢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脩約束教  
誡纖悉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  
肱耳目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宣神是酬匪神之  
力其誰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裁無

愛羊牛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  
史齋齋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啓毛濯爵置幕不  
委下吏儲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  
寐步及神宇踏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  
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  
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  
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  
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  
俗雖鄙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  
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



神降社神如有言我為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  
至。瘥癘水旱永永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其  
敬。一。再拜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  
生之。苗虜甲而水湮之。苗甫好而旱莠之。飢即  
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  
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二歲一交。如  
彼管庫敢有其實。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  
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寬之。殺吏可也。東海之

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殆或不至。  
癘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  
胡為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  
格天為我申聞。

第二文

牧為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黃境  
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  
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項。吏僅百輩。公取  
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  
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為之名。豪者



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  
悉除去繭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計耗  
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  
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  
獄面盡其辭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  
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苗去  
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  
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怨  
亦可也殺亦可也惟老孤窮指苗燃鼎將德秀  
矣忍令莠死以絕民命古先哲聖一皆稱天舉

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  
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  
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  
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  
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  
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  
將莠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  
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



易卑庫變為華敬正位南面廟兒嚴整風雷雲  
兩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  
襟貯兩在在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  
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  
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王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  
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  
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

宣城忝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  
故薛子咸邂逅釋願如相爲期放論劇談各持  
是非攻強討深張矛鼓機怒或拖赫終成笑嬉  
於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  
我先拜章請代蓋私我季我有家事乞假南來  
循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爲詼諧耳熱  
膽張輒聯相狹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  
側倚旁隈時聞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  
相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  
葦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



自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  
幸會交代公檄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爲別  
幾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  
首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  
其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  
各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  
不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  
凡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  
餘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  
曰天酬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與之

多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伴上有河漢  
瓠音錯天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暖不陰物一  
月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  
地君子小人臯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  
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  
勝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拍  
棺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  
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  
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齒  
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接挈益至會昌之改柄者  
爲誰忿忍陰汗平聲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黃崗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西在孤島僻  
左五歲遭逢聖明牧拾寃沉誅破罪惡牧於此  
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頃沒萬山環合才千餘

家夜有哭烏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飢不兼食抑  
喑偏塞行少卧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  
棄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  
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謀  
人死而復生未足爲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  
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  
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  
下賢彥明知所趨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  
興繼奉手示但思休退不言疾恙計問忽至慟  
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爲蒼生慟豈



獨私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  
死吳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  
送使者致誠尊筵伏惟尚饗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  
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  
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  
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  
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  
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  
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某皇任醴泉縣令

祖某皇任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

父某皇任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

丞袁州刺史贈太師

公諱某字某風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  
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



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  
號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為賓而不樂之挈辭載  
幣使者數返公徐為起之且曰不開上聞攝職  
可也受署為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  
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下國太夫人憂  
杖而能起人有聞李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  
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  
必留戾程必黜每懸榜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  
視不敢出口宿吏送巡縛手係舌願措一軒不  
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

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鳳使穆宗皇帝春秋  
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  
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  
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  
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焦  
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  
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斂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  
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奇章公上  
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  
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



銀青光祿大夫高彥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  
闕乞爲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  
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胤也治吾咽喉地  
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  
且寵異乎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  
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  
曰魏北燕趙南控成臯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  
臣之辭且慰安乎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  
章乞爲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  
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

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乎是三者皆  
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爲比歷歲  
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  
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拓後浮華  
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  
丞相閣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號觀察  
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尅俸錢  
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万公曰官人  
不能贍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  
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膏薪之品十去



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為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  
長不忍為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復有江淮梁  
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河隴間踐  
更往來不虛一特民之供億使湏必應生活之  
具至于餅釜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  
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  
木絲象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  
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欽民  
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藉民而載  
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

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飢色斯言粟  
重物也不可推遷受其弊況今迂直之計有不  
翅諳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籌而計之北  
臨黃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為漕下注于舟因隙  
賞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囊裹  
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駢軫  
爭鬪願為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頌  
凡二年改岳鄂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囊山帶  
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漢  
兩會注亭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錄三關



鄂練萬平皆僉楚善戰。寔有戰風。稱爲難治。有  
自往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脩理械用。親之以  
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  
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群盜。公曰。劫于水者。  
以盡殺爲習。雖值僮者。而無捨季。比附他盜。刑  
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  
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后黜棄。斬冒用公法也。升  
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高大  
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敗。於  
闔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

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情必遷。劾讓之風。人  
知家習。八年秋。江水張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  
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鑄兩杵。一揮立就。令行恩  
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  
歲臘。男子必以鷄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  
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古。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  
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季。因高爲  
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  
田沃土多歸豪強。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  
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



第籍地沃墾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寡賞約  
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  
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  
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  
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  
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  
苦隨以治之終逾暮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  
十月二十日薨于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  
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  
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于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  
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  
智恭儉鬱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  
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  
位自及公內外閱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復  
甲季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  
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也上至  
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附陪吏之屬徧  
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容御惕  
惕而多畏也自為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



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卑庠不設步廊賓至值兩則張蓋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或束挺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罰未嘗賞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

能致治政貴知變蓋為此也聞者服季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為國常典故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  
行狀

曾祖某呈任泉州司戶參軍

祖某呈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化田

負外郎

父某呈任尚書禮部負外郎贈太子



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  
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  
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  
元未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  
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  
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  
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  
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  
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

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違某孤進故  
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  
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  
人比公為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鄆縣  
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  
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  
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  
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為宰相公密補弘多同  
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  
退歲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



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冤踈。

通蹊徑。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疊疊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循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有歲。水旱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開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慧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



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牽。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于達官。凡所交友。皆

當時名公。將羨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若於飢寒。兩求廉鎮。特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卽更尹。倫戇滯。闕事寮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誠。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子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



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問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牽滿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為非今之有指為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眇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卷終

樊川文集第十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某月月日勅旨自某官授臣黃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昧愚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



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  
萬稅錢才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  
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  
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  
相繼繼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  
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特循吏衛聽任廷  
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徇  
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  
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  
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

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  
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  
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  
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內難  
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  
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  
不可搖動今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  
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羅艱凶一皆存卹  
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歡戴十四  
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



吏長之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  
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  
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丞其和風  
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  
平無窮在臣心之則然豈材術之能及無任感  
激悃懇血誠之至謹奏

賀平党項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北邊  
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權呼臣誠慶誠抃頓首頓  
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

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  
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為患者春秋特長狄攻  
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  
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  
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  
邑發掘園陵段熲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  
匈奴衰弱分為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  
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  
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感步博之利口忽文身之  
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



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  
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為亂者伏以党羌  
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  
為西戎所蹙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  
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觥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  
德之際北燕偏重擊去中原一掀大曆建中之際  
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兔伏  
鳥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賊  
比以迴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擷  
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

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鷲之兇劫饋穀以焚舟  
殺輅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群犬呌牙依據深山  
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穀中艱難已來不能  
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聖  
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筭獨決  
神機箕宿禡牙狼星斂角戍日禱馬太白揚眉  
按瑣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地  
擣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隘囊封赤白雜沓  
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蔡傳鄭甘陳  
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於



險阻之中或以利戈舂喉或以長矛挾脅僵屍  
積壘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電轟喧萬里之威稜  
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  
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軍主薄伐  
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卑陶無遺  
之誠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為家國自此  
兵為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於  
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為一家用夷  
狄為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負遠超三代之風  
使無一人之獄臣僻左小郡樸樾散材空過流

年徒生聖代尚能為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  
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歎  
懇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  
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  
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  
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  
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為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



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  
蔣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授  
之於丹未足為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  
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  
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  
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為碑  
紀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辭臣振發雄文流傳  
後代至於臣者最為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  
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  
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

為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  
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  
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  
亘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  
謹隨狀封進以聞謹奏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  
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  
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鏖七關地闢千里歌狸  
首而息射詠杖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



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尅  
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  
念國家之爲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  
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韜  
于戈而兇逆潛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  
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  
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  
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唯  
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  
法爵不踰等擧不失賢親莊莊之人去側媚之

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  
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  
曰憲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伏惟元和之功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  
恩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道行天下  
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  
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  
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  
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  
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子是仲尼之好問大禹



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午夜觀書，日具聽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端。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過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為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先孝。皇帝陛下，高睿筭於霄漢。

之表。盡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障之騎，酒泉校射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效祉，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纍纍而自縛，解辮削社，投戈委弓，懾怛威靈，歡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邊。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求必至，有開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



洗八聖旰食之恨。刷百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上讓於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先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日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聽勅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某等言：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等，伏以泐泐旱耗，百姓飢荒，遂有

軒兇敢圖嘯聚，今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英，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乘間即有，遇隙便生。伏惟聖敬支思，和武先考皇帝陛下，威極風霆，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群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逆賊鄧裴，輒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亂人。剝亂鄉閭，陵警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寇宰。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筭遠仗。皇威不經，歲時盡翦。豺虺党項已寧，於荆北妖黨復殄。於



巴西今擒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爲四守統華  
夏爲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  
日奉聖謨無任抃舞慶快歡呼踴躍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  
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已來正朝廷而舉  
典法肥天下而壽群生故能不血又以收河湟  
用文誥而降羗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令者尚  
以成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  
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在戒勵形於詔書此

乃周又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季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鑄肝膈專  
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  
蠶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  
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柔沃若蠶女功勤晶比凝  
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通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  
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  
時無任踴躍歡抃感恩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  
廣樂。九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歡抃。臣等  
幸生聖代。獲備台階。雖欲殺身。豈酬大造。無任  
感恩踴躍之至。

又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  
至。玉人荐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於御府。莫  
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  
酬聖主之恩。臣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祇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  
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任逢聖  
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  
是踰越。陛下弊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  
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僛闕。及擢為筦。權累受  
寵榮。雖竭盡疲。驚欲禪萬一。而才智疎拙。不效  
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  
室有燭。代天理物。為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



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  
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勲勞。舉而用之。無  
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迴天鑑。更  
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  
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  
天下幸甚。無任惓惓血誠之至。

又代謝賜批荅表

臣某言。臣伏奉令月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  
許牢讓者。仰承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啓處  
無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

以魁柄。自顧斗筭之器。撲檄之才。衆恩寵時。竊  
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霸。懇辭尚猶拜謝。  
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  
上陳懇辭。自叙真迴。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  
重臨。綸言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  
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誓當勩力盡瘁。粉骨  
捐軀。知無不為。見死寧避。冀荅君親生成之德。  
用酬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血誠。慙惶戰越  
之至。

又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  
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  
霄之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  
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拳竒之態螢光燭  
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  
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抃躍懇悃之至

論閣內廷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右舊例宰臣每於閣內及廷英奏論政事及退  
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  
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

敷陳時政永奉聖旨事非一端特移數刻退朝  
循省執筆讚論但記出已之辭或忘同列之對  
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量  
每閣內奏事及廷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  
所奏公事人自為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  
遺漏付與史氏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為常式  
謝許受江西送絲綃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  
西觀察使統于眾所寄撰章丹遺愛碑文人事  
絲綃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



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大獎功勞。不計存沒。舉葦丹江西之績。特令微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祜黃綃之妙。實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不勝感恩慙惶之至。

內宴請上壽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天覆地容。克仁壽考。四海波靜。三春物華。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願持玉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

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宴畢殿前謝辭

具官臣某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壘。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為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同。親逢聖日。歡呼抃躍。不能自勝。

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



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賚殊等。朱綠玄黃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珠。竒捧戴自天。啓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歷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推忠慎。自弭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搢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為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

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

伏准某年月日勅。內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為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為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樊川文集第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樊川文集第十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頭和沃  
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  
光明天業益昌聖統每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  
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  
惕若不足競而如每豈不以邊障尚驚殊  
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回鶻種落人  
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



來漢南為羈旅之塊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騄之  
騎凋耗已無漣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傘雜  
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  
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  
戎已得要約同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  
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薦草暖日廣川牧水  
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  
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  
大寒瘕墜之苦示我狄之弱生奸傑之心今者  
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西漢伐

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  
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  
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  
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  
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  
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  
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  
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  
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牡馬戀駒驅馳難  
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



滅太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沢。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枚蠕蠕，迴鶻之強弱，猶

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軌輻懸瓠，湯沃現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戎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今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起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



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者畫地而兵形盡  
見按陳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  
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罷罷去未  
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與禮樂今太尉與仁  
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  
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攀德惶懼汗  
慄之至謹啓

賀中書門下平汜濂啓

某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  
而跨河朔戰國時強後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

甲愧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列太行  
夷儀為其高閼健馬強弓為其羽翼自逆黨專  
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堅專  
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  
疑難攻蜂虿蟻蝗頗示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  
斷潛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駟風雲雷電掌上必取  
穀中難逃總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  
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剋聞四歲校虜寇之  
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  
睿筭英略借筋深謀比之前脩一何遠出自此



鞭笞及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  
盡地皆為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  
其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懽抃之誠倍百常  
岳不宣謹啓

上白相公啓

其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猷專魁柄封殖良善  
脩整紀綱練群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  
公室盡開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  
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為準繩朝  
廷倚之為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燠祭大猷

那吉陋案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  
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  
舊章魏相能明故事虜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  
己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脩舊法下位各得言  
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桐  
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參丸  
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譏鄉  
校每言天下欣々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  
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梅清廟之祭四夷來  
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願々万方實懸斯望某



遠守僻左。每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  
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上周相公啓

某啓。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尚書司勳員外郎史  
館修撰。承命榮懼。啓必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  
之則。率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日見。古先哲  
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傳呂得於  
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待主乃用。為時  
而生。當考室構厦之時。膺篤繩削墨之任。贊傑  
俊。遂賢良。調陰陽。提紀律。甄能而使。度材受官。

常切如家之憂。每懷擬市之耻。是以朝廷禮樂  
天下清明。人不凋傷。神不怨悵。萬物由道。百度  
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嶽之得。豈  
能逾焉。某樸櫟之才。糞朽之賤。遭逢盛業。三帶郡  
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列治所在。萬山  
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  
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  
污泥。昇於霄漢。却收斥錮。令廁班行。仍授名曹。  
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掩己自驚。喜過  
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每以過此。



雖買臣懷紱郡郊蕭育已拜扶風楊僕三組垂  
晉蘇秦六印在手校於策忝每以為喻言念微  
生難酬殊造伏以相公自敷載已來朝廷篤老四  
海俊賢皆因挈維盡在門館毗輔聖主山親為  
元勳自有明神以相百祿固唯賤末報效無門  
感激血誠涕淚迸溢每任攀戀懇款之至謹謹  
啓

上鄭相公狀

某啓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  
訓導百吏每不信煩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

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闔門捧戴生光啓處  
每地聞於白屋之輦皆願殺身詢於黃耆之徒  
以為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頡鴻冥之潛  
丘中島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  
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每不謳歌蒼生顯  
顯實有所望某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余之誠  
瀝血自誓每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謹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某啓伏以近日當別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  
過皆傳相公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况



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郵養疲羸抑挫  
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己業官者得用其能鯨寡  
孤博飛沉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  
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戶到閭里安泰史冊  
未聞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勲業愈重况  
茲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絕塞將議息兵宜  
室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某忝跡  
門墻不勝忭躍攀望榮戟下情無任戀結之至  
謹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某啓人惟樸櫟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  
拘率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  
予影自傷向隅独泣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丘  
每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  
難循進退唯艱憤懣每告今者大君總統賢相  
秉鈞遺墜必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  
德冠人倫為搢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  
門館莫非雋賢至於小人寂為凡器頃者幸以  
屬郡祇事廡車奉約束而雖嚴滌昏蒙而每術  
實多憊闕每賴恩容敬望尊嚴特自褒擢手示



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逆落便。每跛倚  
如生羽翰。全忘鼠循。忽歆鳥拳。雖闕下一召。歲  
中四遷。校其光采。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  
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為也。是小人忘生殺身  
之地。剗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  
絕域。登臨已秋。猿吟鳥思。草衰木墜。黎侯寓衛。  
有式微之詩。趙王遷虜。創山木之詠。流落多戚。  
今古同塵。迴望門墻。涕恚唯積。起居未由。每任  
血誠懇悃之至。謹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某啓。某比於流輩。踈闊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  
書。多忘為文。格卑。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  
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  
衣食。復有一別賦。訟私以貧苦焦慮。公以愚恐  
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廁於其間。是教者相遭於  
多忘。格卑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  
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  
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為贄於大君子門  
下。尚可以為文。而為其禮。請所謂有覲。面目視  
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為文。凡二十首。伏地



汗赧不知所云謹狀

上安別崔相公啓

某啓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為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為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西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拂務殷繁不暇省覽今者竊敢再錄啓本重干尊嚴付於史官而不誣懸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別錄所為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 鑄

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源伏惟照察謹啓

薦韓乂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飢寒也御史亦豈為救飢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大梁奏取韓以飢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為北面雖布衣無耻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況有道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梁也不耳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与无晦同高祖扶惡晦為人不苟之



及晦得越乃棄產避之居常州殷儉者仰韓之  
道自閩寄百緡遺之及門不開書緡而斥去之  
某比西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潔亦未知其道  
大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韓君於鏡上三  
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召名僧為侶餘力究  
易嬉然每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  
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為搢  
紳相所見禮葉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  
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字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  
不願復為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為人

貞潔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葉舍  
人考功崔負外是越於韓交者某復越於葉崔  
二君子者即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  
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僭乎伏恐中丞謂  
韓求官以衣食于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  
慎選御史御史固非叔飢寒之官某久承恩知  
但歆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  
飢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懇故  
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謹啓

上知己文章啓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  
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  
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  
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  
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  
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占列司徒  
書。處士之名。即古之某。由伊呂輩。近者往。自  
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室曆大起宮室。廣声色。  
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  
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与揖讓。

笑言亦或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  
于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  
卷上。都有舊第。唯書万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  
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闡齒髮甚壯。間冀有成。  
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  
今者所獻。但有輕躪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  
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獻詩啓

某啓。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  
俗。不令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



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為一  
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鐸冰敢求恩知但  
希鑄琢冒黷尊重下情無任惶懼謹啓

薦王寧啓

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  
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  
每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  
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若也將生事雜虜起  
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獎輒敢薦才  
伏惟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負外郎例不  
為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  
答曰某雖不字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  
例國史復無賢相名鄉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  
於進趨之徒自為其說若以言例貞元初故相  
國盧公邁由吏部負外郎出為滁別近者瀧王  
傳李疑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  
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  
之古事在書取為今證遠自三代西漢近至隋



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及不足為例乎况盧公道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滄陽非如其以親弟瘵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負外即為之十萬戶別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負外即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顛世曹子孫二十六一季進士及弟常為上裴相公

書商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為之非班固刊白鞞鹽之詞沉於後鞞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為浙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蒼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顛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顛謝曰荀爽為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官牛公嘆羨之聰明雋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



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歎此者。今有一兄。仰以為余。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示未有也。自古喜莫若魏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其今懇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魏太子。詞語煩碎。頻于尊重。泥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啓。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弟。置於開元末。某有屋

三十間。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豎。意憫。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長兄以驢遊。巧于親薦。某與弟。顛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都。顛為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顛疾。眼暗。無所覩。故殿中待御史。韋楚老曰。同列有眼。醫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沔。喪明。親



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  
至洛告滿百日石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  
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  
腫子名曰內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捺去  
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  
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  
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  
秋末某載病弟与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  
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  
矣視童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臺兄慤守潯

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可以飽石生所欲  
令某盡心此即家也京中每一畝田豈可同歸  
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与弟  
顛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其疾也豈遂  
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  
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為膳部負外郎  
乞假往潯陽取顛西歸顛固曰歸不可議俟兄  
慤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慤自江守蘄  
某与顛同舟至蘄某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其  
七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今競州使君問康



使君眼。庾云同。別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狀復有周師造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別以重幣。早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噫。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楊州。弟兄謀曰。楊州大郡。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門。今去。值有勢力。

可為久安之計。莫有所遇。其年秋。顛遂東下。因家楊州。與顛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業。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秦母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豐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閩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廠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啓。乞守



錢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  
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某声音不復知某髮已  
半白顏面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見顛而顛不能  
復見某矣此天也無可奈何某能見顛而不得  
去此豈天乎而懇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  
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  
親兄弟終無相見期况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  
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內言窮苦人無  
如歎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干尊重伏料  
仁旨必為憫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年七八十人將  
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  
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  
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子  
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  
年來耳唯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群衆懽  
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  
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  
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  
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况某早衰敢望六七十



而後死乎。聞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耳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歆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第三啓

某啓。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

長啓。于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於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庇借，歲供夜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々多感。每樂生意，况乎為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每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鼠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為余者，在三十里外一郎吏爾。復有衣食生々之所，須悉多欠。



闕欲其安活而每歎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  
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今青刖鄭常侍云更與一  
官必任東去某兼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  
塵視聽今自勲曹擢為廢置在某更授一官已  
榮過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  
累得書告以羈旅困乏問於他人可為酸鼻況  
於某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刖月滿敢輒重  
畫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  
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更  
得錢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亦

無恨湖刖三考可遂此心湖刖名郡也私誠難  
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  
伏希殊造或賜滄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  
謹啓

上宰相求杭刖啓

某啓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  
長兄慳罷三原縣令閑居京城弟顛一奉進士  
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癘十三年矣  
今与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微官以為賴  
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



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策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子長兒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為朱馬。緼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於知友曰。抗別大郡。今月滿可求。敢干告吾相。次浩家。傘以為如何。答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

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怪乎。某答曰。是何言與。某唯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傘。杭別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而為之。某今官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任刺史。每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唯超顯。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



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于樹杪覆在鼎中下有  
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  
血誠上于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悽、丹懇  
不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啓

為堂兄惟求灋別啓

某啓庫部家兄昨者特蒙獎拔却忝班行實以  
聽聞稍難不敢更求榮進今郢別汨口草市在  
絕俸已是累年孤外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  
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蒿藿才及一餐伏蒙  
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以汾陽活於闔門

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為元勳恩隨  
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  
及罔不得宜伏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  
不替伏恐棧務繁重不時記憶心迫情切輒敢  
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啓

樊川文集第十六

